

征稿启事

为给章丘广大喜爱摄影和文学创作的读者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,《今日章丘》特开辟《绣江亭》专版。《绣江亭》每周两期,周二、周五刊出。主要包括“我拍我秀”、“章丘地理”和“名人轶事”、“生活广记”等栏目。其中,“我拍我秀”主要是为广大摄影爱好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,投稿图片可以是章丘的风景、人物,也可以是一些有趣的或感人的场景;“章丘地理”主要是介绍章丘本地的一些老街老巷、古镇村落、山川河流,以及和它们有关的故事传说;“名人轶事”则主要是介绍章丘名人一些不为人所熟知的故事;“生活广记”则刊自贴近生活的散文杂谈。投稿邮箱:qlwujrjq@163.com

庙碑·校碑·墓碑·桥碑

解读龙山古碑

□于夫



龙山是“龙山文化”的发祥地。历史悠久,文化底蕴深厚,历史上古建筑极多。从资料上能查到的名字就有太平寺、太清观、禅静院、玉皇庙、三元宫、文昌阁、文兴桥、永固桥……

为了索取历史上的文字信息,给古老文明繁荣的龙山更有力的佐证,《龙山村志》编纂小组对龙山遗址古碑进行了寻访、探索和挖掘工作。至2010年5月份,发掘了庙碑3块,校名牌1块,碑额、碑座5块,墓碑3块。

庙碑

《三元宫重修记》(1号碑)《重修三元宫石大夫庙钟楼山门山崖碑记》(2号碑)《玉皇庙重修记》(3号碑)最具有历史研究价值。1号碑已残为3块,横卧于龙山后街玉皇庙前,清乾隆21年立(公元1756年)。2号碑最为完整,被垒砌于玉皇庙左侧民房墙基中。经协商,挖移而出。碑体高1.3米,宽0.6米,厚0.18米,清嘉庆6年立(公元1801年)。3号碑损坏最为严重,基本是碑体的2/3。碑阳碑阴两面皆有文字。庆幸的是,经拼接后正文保存基本完全,尚能辨认。立碑时间是清同治6年立(公元1867年)。

3块碑文的内容,虽然时间相隔甚远,但却有一个统一内在的相互连带关系,共同透露出了这样的历史信息:龙山西北隅有玉皇庙、三元宫、石大夫庙。三元宫在玉皇庙左侧,仅“一墙之隔”,并筑有钟楼、山门。石大夫庙则依附于三元宫内。这些建筑共同组成了一幅壮丽的庙宇群景观。玉皇庙历史时间最早,是龙山“镇北孙家庄孙氏先人所创建”。三元宫次之,“始建三元宫于明嘉靖丙寅年间”(公元1566年)。文字虽然没有提及玉皇庙的创建时间,但文意却很明确的表达出了要早于三元宫。

在牛氏创建三元宫144年之后,可能是因为牛氏家族的衰弱,对三元宫“牛氏后裔不能整理”,自愿将“整修权”转让给孙氏。于是,孙氏“族众各输资财,修建庙宇”。这是孙氏家族第一次重修三元宫。46年之后,孙氏家族又第二次重修了三元宫,并立《三元宫重修记》碑。此次立碑,发生了一个插曲,即孙氏家族将龙山李氏家族中一位重要的人物李衮牵扯了进去。李衮是乾隆元年的进士,在龙山乃至济南地区是一个“重量级”的人物。从碑文中明显可以看出,他既不是撰文



广济桥碑额

人,也不是书丹者,更不是领袖善人和捐资人。那么孙氏家族为什么要用耀眼的大字在碑面的显著位置书写上“赐进士出身兵部职方清吏司主政加一级李衮”19个字呢?

在2号碑中,碑文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:“乾隆二十五年,住持道人守清规,混乱拘讼,蒙县台史公执法断明,谕地方立押驱逐。三元宫并地,奉官附于玉皇宫内,此系明晰在案,非仅牛氏之私附也。”字里行间透出,孙氏家族与牛氏家族在三元宫归属问题上,存在的恩怨,可能是“由来已久”。否则,是决不会发生

“讼”案,动用“官司”的。孙氏家族为了在“异村”庙宇的安定,香火和谐,将李衮的官爵与名字镌刻在石碑上,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紧接着,孙氏家族又于“乾隆二十八年及五十七年”对三元宫“次重修”,乾隆58年对深沟庙基,“用石铺砌,以免水患”。2号碑文最后言道:“自康熙四十九年以至于今,将近百年,屡经修葺,耗资繁多,因述始末以记之。意不欲先人之善湮没无闻,并欲后世知三元宫之附玉皇官授受有据。”来表达孙氏家族对庙宇重修的功绩和态度。

校名牌

校名牌长1.54米,宽0.53米,厚0.22米。2010年5月20日发掘于龙山太平寺旧址、旧龙山小学大门口(今周家胡同)。出土时已断为

两截,隶书横写“历城县立第十五小学”九个大字。经分析,此碑为清光绪年间“教育改革”废私塾立公学时所立。是龙山最早建立公立

学校一个不可动摇的见证石。石碑弥足珍贵。据笔者所知,目前在济南地区还未发现其他这方面的碑碣。

桥碑

在龙山古碑中,雕刻最为美轮美奂者是“创修广济桥记”碑额。碑额高0.96米,宽0.94米,厚0.37米。正面立体雕刻观世音菩萨手持拂尘盘腿坐于莲花瓣上,左有拱手童子、吉祥鸟;右有蘑菇山石、净水瓶,祥云环绕。下部正中书“创修广济桥记”。背面书“建

桥题名”,并雕刻太阳、祥云图案。两侧雕刻莲花、牡丹花卉。线条流畅,刀工娴熟,栩栩如生。碑额是于20世纪80年代,推土机在巨野河古桥边施工,从河滩淤泥中掘出的。古桥百姓俗称“西河石桥”。碑额的出现,始知古桥名为“广济桥”。查《历城县志》,有文

记载:“西文兴桥,十一孔,乾隆十九年修”。龙山只有这一座古桥是11孔,经考证,西文兴桥即广济桥。估计碑额的淹没时间要早于记载时间很多年,否则是不会佚名的。可惜,主体碑未被发现,给后人留下了无限遗憾和许多“?”。

墓碑

这次发掘的3块墓碑,其中清咸丰二年(公元1852年)立的薛承武墓碑较为重要。该碑文中记载“薛氏乃历邑望族,巨里名门。其祖莹旧在薛家河西岸”。碑文不但证实了龙山

民间传说“为了家族子弟去私塾读书方便,薛家修桥”故事的存在性,还进一步证明了今天的“雪花桥”地名就是由“薛家桥”语音转化而来的。

此次龙山古碑的发掘,破解了龙山历史上的许多“谜底”,但对于龙山的整个文化史来说,却是沧海一粟。我们期盼着更多的龙山古碑“在阳光下晒晒”。

绣江轶事

油锅捞金洗冤情 蒙受皇恩享特权

章丘“铁盐商”史话

翟伯成

“金旧军、银回村,铁打的刁家庄,还比不上史家的铁盐商。”人们知道章丘有个“铁盐商”,但有多少人知道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盐业字号不平凡的历史呢?

在封建社会,盐被视为国家的主要经济命脉。只准官营,不许民卖,故有“官盐”和“私盐”之别。西汉武帝时,盐铁国家专营,盐铁帝操纵在治粟都尉大农丞桑弘羊和大盐商东郭咸阳的手里。桑弘羊还写了著名的《盐铁论》,这对当时削弱豪强富商的势力,增加财政收入,巩固封建中央集权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。

既然盐业属于官有,那么,章丘史家盐商又是怎么回事呢?史家对“盐权”又怎么会得天独厚?

在1994年,我们就对章丘历史上这一特殊的“铁盐务”进行了调查,并采访了史家后人,征集到了珍贵的史料。据《史氏族谱》记载:“史氏为伯邑考之裔,溧阳侯之族。”“伯邑考生轶,为周太史,以官为姓,此得姓之祖也。”溧阳侯史崇为史轶后代,“佐光武中兴,封溧阳侯,子孙因家焉”。其后溧阳史家一支“迁徙冀州而复徙居阳丘(即章丘,公元前176年,封齐王刘肥之子刘安为阳丘侯。公元前153年,改阳丘县),……阳丘之十一世,叙列溧阳之五十一世”。史氏迁章丘史家庄(今枣园街道办事处)。

至乾隆年间,史氏家族历代均有人在朝为官,很是富有,良田千亩,家产万贯。在山东全省各地均有史家的绸缎店。庄南七八里有史家的一片枣树林。史老太爷看到家族人丁兴旺,就在枣树林盖了几处房屋,让长子史耀宗(曾任光禄寺典簿,授任侍郎)搬入,归其所有,并连同邹县等地的绸缎店也由耀宗经管。史耀宗从此继承了史家的主要家业,枣树林也渐成村落。

史耀宗受父母之命娶彭氏(章丘彭家庄人)为妻。彭氏身高肩宽,脚大脸丑。据知情人说,脸上的麻子有铜钱大,很不秀气,颇为耀宗所厌,族人所嫌。但父母之命,岂敢违背。婚后数年一直不和,也无后续。彭氏婚后数年不出,以后从彭家庄收养一女,是彭家的远亲,以女儿相待,相依为命。为使家业传承,史耀宗过继史秋奎(耀宗堂兄史可宗之子)为嗣。史秋奎性悍不肖,从小娇惯,刚愎自用,很不省事,对长辈非礼非孝。

史耀宗去邹平,又娶李氏。李氏美性温,夫妇和睦。后生二子,取名史笙、史朝栋。

秋奎以为养父有后,将来必为史笙、史朝栋平分家业,财物不能独吞,惶惶不可终日,伺机以待。

天有不测风云,人有旦夕祸福。史耀宗因疾病逝世,秋奎暗喜,遂生谋财害命之心。一夜,秋奎扮装,以油彩涂于脸部,以遮耳目,去暗算史笙、史朝栋。彭氏偶然听到门外有声,一开门,见一人正执凶器站在门外,随后消失踪迹。彭氏从其背影已经看出是史秋奎。由于计未成,史秋奎恶人先告状,诬告彭氏不守贞节,彭氏更加愤懑。

我们期盼着更多的龙山古碑“在阳光下晒晒”。

朝栋隐匿于彭家庄,随后到县衙门打官司。此时,史秋奎早已买通官府,县衙见彭氏孤人寡妇,又惧史秋奎的势力,讼状再三推诿拖延,最后公断,判彭氏败诉。彭氏再告到省府,又败诉。以彭氏刚烈性格,岂能咽下这口气,忍无可忍,便准备进京告御状。然彭氏此时已身无分文,彭氏娘家卖掉300亩良田,作为资助,彭氏携十七岁的养女赴京北上。然偌大京都,哪有一个妇人立锥之地,更别说诉冤告状了。她跑遍大小官府,无人问津。说来也巧,当山穷水尽之际,偶遇一老尼姑,问及情由,彭氏述其原委。老尼姑甚表同情,让其暂居庵中耐心等待。

该尼姑在京城很有名气,常被后官召去做佛事。不久她通过与老太后(乾隆生母)的关系,代彭陈述。太后听罢勃然动怒,传懿旨令有司立审此案。

不几日,公案审理,对峙两边,一边是彭氏及养女,一边是彭氏继子史秋奎。母告子贪财害命,子告母人品不正,真是“母说母有理,子说子有理”。几日晒理,难以证实公判。在封建社会有一种沸油锅里捞金牌的断案方式,差人先抬进一口大锅,放入香油用大火烧至沸腾,然后放入一金牌。公审在堂宣布:谁有冤屈就把油锅里的金牌捞出来,以明心迹。史秋奎心有余悸,又见沸腾的油锅,不敢前去捞金牌。彭氏养女对母曰:“娘,咱有冤,咱去捞。”彭氏走到滚烫的油锅前,迅速把金牌捞出,连点伤也没有。史秋奎见母捞出金牌,吓得磕头认罪。至此,历时两年之久的彭、史之案总算有了一个结局。

山东史寡妇沸油锅里捞金牌,告倒了儿子一案,立刻轰动整个京城,也传到了太后(乾隆之母)那里,太后很是惊喜,便召见彭氏。两人见面更是一惊,太后心中暗想:世间还有貌丑似己的人。也许同“貌”相怜,两人言语很是投机。一日早晨,太后早早起来,召见彭氏,诉说昨晚梦见了容貌与自己一样的胞妹下凡世间。再仔细端详一下彭氏:“哎哟,莫非伊人正是梦中的小妹。”两人情情切切,相见恨晚,最后结为芝兰之好,太后为姐,彭氏为妹。从此,皇官贵族,妃嫔媵嫱,皆对彭氏皇姨称之。

转眼间,一月有余。彭氏提出想念家乡父老,要回山东,并把为打官司卖掉300亩良田之事告诉了太后。太后听罢,叫皇上乾隆前来拜见皇姨。赠凤冠霞帔、半朝鸾驾,并嘱乾隆安排彭氏回山东。临行,太后说咱俩姐妹一场,我无金银可送,今让皇上赐予章丘所有盐务归你管辖专营,所收盐税归你私有,以补生活之需。从此,章丘盐业专营权史家世代相袭。

岁月流逝,日积月累,史家盐务有官僚资本相助,靠着这得天独厚的条件,势力强大,财源不断,渐渐成为章丘一带颇有名气的家族,俗称“史广富”家族。时至今日,章丘民间仍流传着这样的民谣:“金旧军、银回村、铁打的刁家庄,比不上史家的铁盐商。”